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

乙 冊

用 獮 輝 厯 修 西 系 文 進 究 研 考 更 申 申 申 申



北京師範大學交流訪問
1956—1957 學年度第二學期

文学史第十八讲 B.瓦.柯尔莫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间中，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在六十年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了两种杂志——先是「时代」杂志，这一杂志停刊后，又创办了「新纪元」杂志。他在这些杂志里发表了一系列的新作品，对革命民主主义者进行着斗争。他的反动思想日益带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他的论文里，他竭力把俄罗斯人民写成「驯良」的和「敬畏神」的人，说这些人在本性上是没有任何革命意图的，他们所遵循的乃是恭顺、驯良和宽恕的戒律。

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想解释，拉辛和布加乔夫等人是从何发生的，为什么沙皇的宝座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激怒了的群众压力下而发生动摇等等。

革命民主主义者继续对宗教意识进行着斗争，这种斗争早就由别林斯基以他著名的「致果戈里的信」开展起来。

先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力量以它本身的存在驳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俄罗斯人民乃是「驯良」的和「敬畏神」的那种基本主题。

在六十年代初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国外去旅行了一次。他访问了英国、德国以及别的一些国家，和资产阶级西方相识后并没有引起他任何高兴的心情。相反地，从这时候起在他的创作中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却开始占有了相当显著的地位。

在六十年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成熟为当时的一位卓越的艺术家的。如果把他这一时期里的活动完全评为反动的活动，那是不正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观点在他的政论文章中表现得更为公开。至于他当时的巨大的文艺作品例如「罪与罚」则在极大程度上表现出现实主义因素战胜了一切，同时在

長篇小說「白痴」里則表現得較少，另外如實的描寫着普通人的痛苦、无权地位的情景也占有着極大的篇幅。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整個的形象系統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揭露了剝削制度，表現出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人民的命運深深激動着他。在藝術地描寫當時的社會方面，他達到了很大的高度。

在他的某些政說文章中也包含着進步思想。例如在西方旅行的基礎上寫成的「冬天記承夏天的印象」（1863年）一文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激烈地、雖然不徹底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制度。他問：「什麼是自由（原字為法文）？就是自由，什麼樣的自由呢？就是大家有同樣的自由在法律範圍內隨便做任何事情。什麼時候能夠隨便做一切事情呢？那就是當你有百萬家產的時候。自由能給每個人都有百萬家產嗎？不，沒有百萬家產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呢？沒有百萬家產的人乃是不能隨便做一切事情的人；而是一個別人能夠對他做一切事情的人。」

當他擺脫了偏見和虛偽觀點的時候，他就根據生活事實的合理邏輯作出了這樣的結論，藝術形象的邏輯使他在他的創作中的許多方面都遵循着上述的說點。我們可以回憶一下長篇小說「罪與罰」中的拉思科里涅科夫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還看到了西方資產階級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他失去了革命的革命性，忘記了他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過去的口號，資產階級曾經用這個口號吸引過人民去和封建主義進行鬥爭。他在那「冬天記承……」里問道：「為什麼在資產階級中間有這麼多的奴顏婢膝的人？雖然是隱藏在如此高貴的炸表下面：請你們不要怪我，不要叫喊着說我是在誇張，說我是在造謠，說我內心里懷着憎恨。恨什麼？恨誰？為什麼恨？實在是有很多奴顏婢膝的人，就是這樣，奴顏婢膝的行為越來越腐蝕了資產階級的本性，越來越把它當作美德了。以為在現在

的制度下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自然的结果。而主要的，主要的是本性造成的。我还没有说到，例如，在资产者中间就有许多天生的间谍行为。间谍行为在非同小可地发展着，而且不是单纯的，却是十分熟练的间谍行为，竟然达到了艺术的高度，还有着定一套科学的方法，这是从出生就有的奴颜婢膝的行为中产生出来的。”

正是按照这一计划，杜布罗留色夫阐明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中的斯密尔加科夫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自己的伦敦印象描绘了人们的可怕的无家可归的情景。他们的绝望心情，妄想现象和糊涂行为。同时他表露出了与天主教有关的显然的反教权的思想：“英国的牧师们是高傲的和富有的……，他们……都很相信自己的死板的道德尊严，相信自己有权管教安静的，自以为是的道德，有权养尊处优，有权只为富人效劳。这乃是富人的宗教；而且已经是没有假面具的了……”。宗教是默默地称颂着被资本主义社会中万般黄金致于死地的受侮辱的儿童和妇女们的可怕的悲惨。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尖锐批评资产阶级的制度时，表现出了片面性。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资产阶级制度较之封建制度的进步性，没有谈到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之上的共和制和议会制的进步性。如把这一切搬到俄国来就会是前进了一大步，但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害怕的。他也没有指出西欧各国工人阶级的日益增长的积极性。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法国和德国人民表现了沙文主义。

这一批评的意图，是要证明俄国不应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一部新的作品《地下室

手记》。其中特别有力地表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观点中的主要缺点，他作了一些新的企图，就是想证明改变人的心理是不可能的，总——是人本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卑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战中，特别是同他的《怎么办？》一书的理论中发展了这些原则，他污辱他，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地下室手记》充满了对一切先进的、进步的东西的朦胧的憎恨，作者反对《现代人》，反对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的美学。

随着每一新的作品的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的矛盾就变得愈益复杂，的确他是谈到了学习互爱、互为牺牲的必要性，当时是可以建立起以兄弟友爱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但是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法，人的心理改变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关于人们兄弟友爱的一切理想都是空想。

他从这些立场，来批评卑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和他在维拉·米洛洛娃的梦中所叙述的空想的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在这种未来的水晶宫中的生活将是可怕的苦闷。所以也就会出现一些人们，他们反对这种新生活，并想推翻它，以便……再按照自己的愚钝的意志来生活，因为，人只应当有一个独自的欲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了解，或者是不想了解，或者是不能了解：随着社会关系的根本改变，人的本性也在改变着。

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出版了每月的《作家日记》，其中刊载了自己的一些政论和艺术作品。在这里他同样地继续坚持着自己的非常错误的原则。他写道，当然，《恶是隐藏在人的身上，其深远的程度是比社会主义者医师们所认为的要深。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恶都是不能避免的。人的精神总是那样不正常的，而罪恶就此产生”。他肯定说，《人就其本

性说是残暴者”，L喜欢成为虐待人的人”，L极端地喜爱苦难”，在自己的意识中只想到L最大的利益”，L只要我有茶喝，全世界都可以毁灭”。

高尔基在揭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动思想时，是很确信的。写道：L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起了真理寻求者的作用。他是在人的兽性和动物因素中找到了真理，然而不是为了来批驳它，而是要替它辩护。诚然，人身上的动物因素在当资产阶级社会中还存在着能激起人的兽性的大量影响时是不会消灭的？

不管这是怎样的不可置信，但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极有力地证实了高尔基批驳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提纲，“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能激发人兽性的大量影响”。例如，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就有。

这是那些暴露资本主义社会无可救药的罪恶的世界文学和俄国文学中最伟大作品之一。小说的事件是在一个单调的、灰暗的大都市的背景上展开的。这个城市是迷雾蒙蒙，死气沉沉，污秽而泥泞，灰色的房屋，宛如巨大的木匣一样，死死地压脚着人。楼梯都已半坏，院落走廊是黑暗而散发着臭味，而在这里就住着一些乞丐，在这里人没有见过阳光，潮湿的地下室，冰冷的顶楼，巢穴般的家窝，简陋的小饭铺，肮脏的小胡同，以及处处都是走头无路的绝境。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在小说中就被表现为是一个巨大的绝境，贫穷的人们在其中是找不到出路的。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小说中从一开始就首先用一切的社会原因来引起了整个的事件。

小说的主要主人公是罗吉昂·拉思科里涅珂夫，他是一个大学生，但是他受到极端贫穷的压抑，不得不中断大学的学习。他高傲，不爱交际，好作深思，并常爱仔细分析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他的妹妹杜尼亚是伺候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司维特里洛夫。她同母亲一起也是沉重地遭受到极大的贫困。在她的面前是敞开着一个能摆脱贫困压抑的机会；但是这是要以自己堕落，无爱情地去出嫁为代价的。一个坏透的资产阶级生意人，无耻汉，堕落者卢辛就是那个愿意花钱买她作为自己妻子的人。杜尼亚的这种牺牲才使罗吉昂·拉思科里涅珂夫有可能读完大学。但是他不能接受这种牺牲。所以当他接到母亲的来信告知他关于妹妹的当前的婚事时，母亲所写的一句话：“这里不可能有爱情”是沉重地使他感到了痛苦。然而，如果没有爱情，当然也就不会有相互尊敬；并且恰恰相反，只是有嫌弃，轻视，厌恶，那时会有什么结果呢？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当时的环境中看不到任何的出路，所以他产生了一种思想，就是他想打破生活现状，成为一个能够作“自己所愿意作的一切事情”的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论在于：“一切的人……都可分为‘平常的’和‘不平常的’。平常的人应当服从地过生活，没有权利去犯法，因为他们是平常的人。而不平常的人则有权去作各种的犯法行为，这正是因为他们是不平常的人。贫穷的，平常的人，在他看来只是一种用来为自己产生同样人的材料”。这种理论就倾倒了尼采哲学及其对能够作出一切事情的“超人”的崇拜。

拉思科里涅珂夫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他自己究竟是谁？是俯首听命的人或是有力量去违法犯罪的人呢？他是有方的人或是疯子？是奴隶或是生活的主人？是革新者或是屈意奉迎者？他能否“违犯原则”，即现存的一切共同生活的准则，人性和人道？他是否是“一个超人”，能够无疚于心地去作出一切罪行，他是否也是由那些用来作成统治者、拿破仑，立法者的“材料”制作成的？现在只是需要实际地去作一些“违犯原则”

的事情了。

例如有一次，他坐在一个小饭馆中，听到人们谈说说域中住着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积攒了很多的钱；她要钱干什么呢？拉恩科里涅珂夫就想到——这一个渺小的人，衰老的，恶狠的，愚蠢的和无用的老太婆却有许多钱！而象他那样有钱的人们，倒没有钱，穷的要死，如能杀死老太婆，就可以从她的贪婪的手下解放出许许多多的人，也可以拯救他的妹妹避免可怕的命运，并能给他打开生活的道路。

拉恩科里涅珂夫决定杀死老太婆，一个人是可以作出一切事情来的。他杀死了放高利贷者，拿了钱袋就逃走了。

但是所犯下的罪行既没有给拉恩科里涅珂夫带来幸福，也没有对他带来满足，处罚不是从外面来的，而是来自他的意识的深处——当他开始了解他是有意地谋害了一个人，于是就把自己与一切人分开而孤独起来的时候，那时他是多么地痛苦啊！他作了一些急忙的企图，想着来抑制住自己的疑虑。他坚定地，郑重地说道：

「够了！」他坚决地胜利地声言道，「我算和妄想，放纵的恐怖和幻想告一结束了！人生是真实的！刚才我不是活着吗？我的生命还没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算了，现在得了，让我安安静静吧！现在让理智和光明……意志和力量来统治吧……现在我们再看吧！」他挑弄地继续说道；好象向什么黑暗势力挑战似地，骄傲和自信在他的心中不断地变得越发坚强；象一个人抓住了一根草；他忽然觉得他也不能够活着，他还有生命，他的生命并没有和那老女人一同死去。」或者他的结论下的太匆忙了，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引自韦丛蕪译「罪与罚」第353—354页）

是的，的确他是急急忙忙地走了。他回到家中，见到了母

来和妹妹，她们是到彼得堡来看他的。愉快的、狂喜的喊声迎接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出现。两个人都飞身扑向了他。但是他象个死人般的站着；折磨人的思索象霹雳似地打击着他。而且他的手也不能举起来拥抱她们，母亲和妹妹紧紧地把他搂在怀中，亲吻着，笑着，哭着……他退后了一步，踉跄了一下，就昏倒在地板上了。

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超人」思想的破灭。拉思科里涅珂夫意识到，他犯了罪行，因而他就失去了留在人们中间，享有人的一切权利，象人样来生活的道德上的权利。矛盾的情感可怕地折磨着他，所以此后他就作了一些急忙的企图，想来援引拿破仑以辩护自己的罪行，这在他同妹妹的谈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哥哥，哥哥，你说什么话！要知道，你流血了！」杜尼亚绝望地喊道。

「那所有的人都流，」他几乎疯狂地咆哮，「那成河地流着，总是流着，那象香槟酒样泻着，人们因为那知在元老院里加冕，以后被称为人类的恩人。更仔细地观察他，而且明了他吧！我也想有益于人，作出成千成百的善事……我只想使我自己站在独立的地位，退头一步，获得财产，于是一切事情都会以比较上无限的利益盖过了……我不明白，以正式的国政，虐待人民，为什么比这高尚些？」（引自上书第968页）。

因此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概念里混合了两种基本思想：一则是力求做到象拿破仑那样，屠杀了成千成万的人，不仅没有为了这事受到惩罚，而且还被人推崇备至，再则是对这一世界上强有力者作出的罪行进行反抗。

拉思科里涅珂夫相信，他和那些犯法的、违犯人性的统治者并不是出自同一种素材的。但是他不能意识到，这些人所缺

少的乃是在拉思科里涅珂夫身上直到最后都不会失去，不会消灭的东西——那就是人的良心。

拉思科里涅珂夫来到索尼亚·玛尔美拉陀娃（这是一个为了拯救家庭使不致饿死而牺牲自己幸福的人）那里，告诉了她他所犯的罪。索尼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到十字路口去，跪下来，向四方俯伏着忏悔吧。」拉思科里涅珂夫去自首了自己的罪行，此后接着是审判并被判处了苦役。爱他的索尼亚，跟着他一同去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证明，爱情的力量和圣经上的教义是能够恢复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精神力量的。

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仅仅这样地描写着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形象；那末进步的评论家就不能有任何根据来责备他，说他违犯了生活的真相。但是问题是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的是在污蔑、诽谤和冲伤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把拉思科里涅珂夫作为大学生的代表人物，赋与他以许多优良的特点和品质。从而他希望证明：不可避免的复灭在等待着那些摒弃宗教的人和起来反对现行制度的人。这就意味着，革命民主主义者不打算要「超人」的称号，并且从来没有企图违犯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样来描写他们显得并不过于诽谤当时的进步青年或过于谴责他们反对社会罪恶的企图。

皮沙烈夫坚决地斥责了这一形象的虚伪的思想方向。他写道：「杀人犯并不随时随地是理智与真理的代表人物，而总是愚昧无知，停滞不前，不法行为的拥护者。而且拉思科里涅珂夫是在希望把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变成刑事犯，并把所有的刑事犯都变成伟大人物。」

但是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怎样生活的逻辑迫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穿了「超人」的思想并谴责了资产阶级的产物个人

主义。

在长篇小说里，另一些形象占有着巨大的地位，例如索尼亚·玛尔美拉陀娃的形象，和她联系着描写了她的可怕的家庭生活。索尼亚是一个堕落到生活底层里的酒鬼，小官吏的女儿。他结过两次婚。他的妻子加达里那·伊凡诺夫那是一个奄奄待毙的多病而身弱的妇人。她的痛苦更甚，当她不得不看着她的孩子们的忍受着饥寒的苦楚。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一点希望，没有一线微光。大家的眼光都注视着索尼亚，责备她不做事，责备她坐着吃喝家里的。

老头儿玛尔美拉陀夫这样对拉恩科里涅珂夫说到这件事：「你以为一个穷困的，但是贞洁的少女做诚实的工作能挣好多钱吗？她一天只能挣十五个戈比呢！倘若她是诚实而无特别才能，而且得一刻也不把活放还……并且这儿还有小的们挨饿。……加达里那·伊凡诺夫那踱来踱去，扭着手，两颊发红，满脸种痼疾是那样的：『你在这里和我们一块住着，』她说，『而你吃喝着弄得暖暖和和的，你却不做一点事来帮忙。你在这儿吃又喝，同时小的们却整天没有吃到一块面包皮！』」

索尼亚·玛尔美拉陀夫就决定去做一件可怕的事。为了消除笼罩着家庭的可怕景象，她牺牲了自己少女的贞洁。她走上街头，投身于资本主义都市的淫荡生活中。玛尔美拉陀夫讲述着：「在去监狱时，我看兄索尼亚来了。戴上她的头巾，披上她的坎肩，走出房去。约在九点钟时，他回来了。她直接走到加达里那·伊凡诺夫那跟前，不言不语放三寸坎夫布在她面前的桌上，她一言未发，甚至连看都没有看她，她只拿还我们大的绿色的披肩，盖着她的头和脸，只有她的小小的肩膀和她的身子不住地颤抖。……我还是在那里躺着，正和先前一样……」

我着兄，青年人，我着兄加达里那·伊凡诺夫那，同样不言不语地走到索尼亚的小床跟前，她在她的两脚旁边跪了一晚上，吻着索尼亚的脚，不肯起来，于是她们彼此拥抱着睡熟了……一块儿，一块儿……是的……我呢……醉醺醺地躺着。」（引自上书第32—33页）

「玛尔美拉陀夫突然停止，好象他的声音说不出来似的，于是他慌忙地把酒杯斟满，喝下去，咳了几声。」（引自上书第33页）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宣传着他的忠恕的哲学，但是在看到了这样的可怕的情景之后，读者心里能不发生这样一个愤慨的问题吗？这是谁的过错，使一个勇敢，纯洁的少女走上道德沦丧的道路？她要比腐朽透顶的贵族所生活的奢侈淫佚的上层社会中的养尊处优的妇女要纯洁一百倍呢，但是索尼亚在周围人的眼里却是一个众人所鄙弃的街头妇女，一个卖淫妇。

索尼亚被囚对她自己犯了罪，但是她是为了援助亲人才牺牲自己的，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可能发生这样事情的社会制度是必须加以破坏，而是应当代之以使人过得很幸福的另一种制度了。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走向这样的结论，相反地，为了打击摧残人的社会条件，他却说：通过你的受罪，通过你的受苦，你将得到赦免，你将在基督的教义里找到安慰并医治好创伤。

这种结论和涅克拉索夫投入自己的「晚上我走在黑暗的街道上」一诗里的那些痛苦和愤怒，咒诅的语句是多么不一样啊，涅克拉索夫的诗也是描写着玛尔美拉陀夫所讲的同样情景的。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手笔所描写的生活真相一再冲破了他的黯淡思绪的帷幕，这里有另一幅情景，描写着重死的

玛尔美拉脱夫，牧师和他说了几句话之后，转身向垂死人的妻子说着充满了基督徒的假意温存的话。

「这些孩子叫我怎么办？」她指着小的们，厉声地激动地打断他的话。

「上帝是慈悲的；向至高至上者求救助吧，」牧师开言道。

「唉！他是慈悲的，然而对我们却不！」

「那是一樁罪过，一樁罪过，太太，」牧师说着，摇摇头。」

「这不是一樁罪过吗？」加迭里那·伊凡诺夫那指着将死的人喊道。」

（引自上书第345页）

「……一阵怕人的沉重的咳嗽打断了她的话。她向手帕吐了一口，然后伸给牧师看，用另一只手按住她的发痛的胸膛。手帕满染着血。牧师低下头去，一言不发」（引自上书第346页）

加迭里那·伊凡诺夫那本人的死也是很惨的：「他们去的时候是病夫，她劳累过度了」——她绝望和愤恨地喊道并咕咚一声将头坠到枕头上去了」

司维荷里喀罗夫的结局也是很惨的，他是自杀的，

长篇小说的客观真实就这样推翻了作者的虚假结论，因为作者把自己的主人公表现成为一些在生活绝境中是富有生活力的人，但是却没有指出他们的出路有任何企图。

但是长篇小说「罪与罚」所描写的不是大学生，即「新思想」的负荷者的罪恶，它所描写得乃是不公平的剥削社会的罪恶，这个社会把人们抛到了肮脏的和血腥泥坑」（Б. 柳里柯夫，伟大俄罗斯作家中。М. 陀思妥耶夫斯基，「共产党人」

1956年第二期第96页)。

这部小说也具有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伟大作品所具有的那些艺术手法。在揭露主人公们的精神感受时的同样那个深刻的心理分析,把读者们引到了幻想、病态和现实的边缘。同样也有主人公们的自由和紧张的探求,睡眠和作梦占有着很大的地位——我们可以回忆到拉恩科里涅珂夫的梦,在梦中他一次再次地杀害老太婆,但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她弄死,具有象征性质的梦是他在梦中看见了一个被鞭子打得死去活来的马。

长篇小说的结构是极其复杂的,它包含着好几个情节线索和许多情节上的分支。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有大量的长的独白和对白,作者借助于它的并用主人公的口来自己对自己进行紧张的论争。在小说中有许多病态的、不正常的东西,机会起着很大的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们经常都是兴奋的,他们常常哭并陷入歇斯底里和失神状态。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紧张的和戏剧性形式中表现出来的,这当然是符合于他所描写的那些「小人物」生活所在的那种现实和生活的。但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各种可怕的图景和情形的极度的压力,这样就造成了一些黑暗的险恶的图景而没有任何微弱的光芒。

其他一些俄罗斯作家,如涅克拉索夫,也描写了劳动人民生活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但是象这样可怕的图景我们在他们的创作中则没有看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算在他的新的长篇小说「白痴」(1868)里尽量很完整地描写自己的正面理想和自己对人类真正幸福的观念。属于这个任务的首先是美希金娜公爵的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他看见了一个「正面而优秀的人物」。他的主要优点就是他具有着无私的爱,具有着宽恕一切和顺从的精神。自私

的世界对他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都充斥着鹵获者、腐化者和掠夺者。美希金公爵的形象是与卑劣和元心肝的资产阶级社会对立的，在这里，一切都可以贩卖，甚至爱情和最高的人类之美也是如此。

不能使我们信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面理想的美希金公爵的形象并不能引起读者们的注意，因为美希金不能反抗当时生活中的社会罪恶并作为一个精神病者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长篇小说中最优美而同时又是俄罗斯文学中的俄罗斯妇女卓越形象之一的乃是令人惊异的美人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的形象。在她的身上连接着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切基本的情节线索。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不仅外表上美丽。她的内心的和精神上的美对读者也有慑服力。〔她真有倾国倾城之美啊！〕——周围的人都这样说。

然而实际上呢，她的一切精神财富对任何人都是没有用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在这样的一些腐化淫佚的人们，如娜斯塔西娅的过去的主人，贵族陶茨基，官吏伊渥尔金，商人罗戈仁以及其他的人当中，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不是被看成是一个可以买卖的取乐的对象而已。但是她正是不能容许别人对她这样的态度，虽然她的青春已经被贵族陶茨基蹂躏了——陶茨基使娜斯塔西娅变成了自己的情妇。但是到后来，由于他打算和一位拥有丰富嫁妆的小姐结婚，于是他便竭力想把娜斯塔西娅嫁给别人，并用金钱去为她招引未婚夫（他给了这些钱）。

但是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宣布了暴乱。当商人罗戈仁企图用十万卢布去购买她的爱情的时候， she 就把整个的一包钱抛到火里去了。但是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打算从业已形成的生活情景中摆脱出来的这种企图的结局是悲惨的——她死去了。

这样，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缓和情节色调，使抗议归于无害，但是生活真实是再一次地胜利了。事件的整个进程，各种形象的整个体系都证明了基督教道德的改善人类命运，帮

助正义获胜的想法是软弱无力的和没有裨益的。

在这部作品中特别表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描写肖像上的技巧。这首先表现在他描绘具有着天性上的复杂和矛盾的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的肖像上。作者在她的肖像中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些特性，如「沉思的额」，「激情的但象有些高傲的」面部表情……「就好像一种莫大的骄傲和蔑视，又几乎是一种愤恨，流露在这个面孔上，而同时表现出来的还有一种狐疑的、奇异的坦率的神气；在人们乍一看到这些特性时，这两种表情的对照便会引起他的某种同情心来。这种令人迷惘的美甚至使人按捺不住的，白白的面颊的美，微微塌陷的面颊和目光闪烁的眼；旷世稀有的美人」。

但是美丽是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相反地是会给他造成痛苦——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因疯狂病而死，正如象美希金公爵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作品中也企图对左翼进步青年给予打击。在这里，与被歪曲的各种形象——「虚无主义者」（伊色里特·布尔多夫斯基和克列尔哥）——相联系的情节线索是和本国形式完全不同的。作者仍然企图用这种情节线索来和缓人们从娜斯塔西娅·费里波芙娜的悲剧那里所得到的特别强烈的印象。在这里重新表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二元性，他的灵魂以及他的世界观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由于是在形象的组织本身中表现出来的，而同时又为作者完全没有察觉到，所以它便表现得特别鲜明突出」。但是「社会抗议和保守观点是不能溶合为一的。一个削弱着另一个」（B·叶尔米诺夫。中·M·陀思妥耶夫斯基，国家文学出版社，莫斯科，1956年，208——209页）

1871年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的长篇小说「恶魔」，这是一本批评70年代的革命民粹派的书。他力图使读者获得这样的概念，就是这些革命活动家就其面貌和行动来说是和杀人犯、掠夺者、骗子手和挑拨者是没什么区别的。「我所写

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里说——是有倾向性的东西，我想说得再激烈些，而虚无主义者和西欧派者就向我号叫，说我是保守分子，让他们见鬼去吧，而我的最后一句话也说出来了」。他是都说出来了，但是以这样妄为诽谤地说，最光恶的革命家们因嫉妒而发怒了，他把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混为一谈了。他把自由主义者责备为扼杀旧的宗法制的俄国，并把恶魔搬进俄国来了。「恶魔搬进俄国来了！」——他说，他把革命者比做恶魔。

他把革命看成是无产者对有产者的掠夺，同时他向自己的老朋友、彼得拉谢夫斯基派报复。

他所创造的这些形象：斯塔伏洛金，维尔雅维涅基，里普钦等是有意识地诽谤革命运动的。

值得注意的，在这部作品里没有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脱离自己的创作的主要主题时，也砍断了自己的艺术家的天才的根。

在下一部作品「少年」（1871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转向描写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他指出：人们的性格变畸形的金钱的势力。在追溯小说的主人公阿尔卡其·多尔科鲁基的命运时，作者指出财富势力，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腐朽和虚伪对年青人的天性的致命的影响。

这部作品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性是非常显明的！作者以下的几句话确定了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主要的是，在一切方面的腐朽……腐朽——正是长篇小说的显而易见的基本思想。所有的都被分离开，甚至孩子们……社会在象化学分解一样地腐烂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作品是「卡拉玛卓夫兄弟」（1879—1880年）。在它里面似乎集中了作者一切有关